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目錄

都察院六

督儲

軒輓

周季鳳

劉瑀

陳瑗

白圻

李中

楊宗器

曾于沐

林廷玉

漕運

李昂

李蕙

陳鳳梧

魏有本

陳儒

王誥

陳濂

陳泰

張瓚

徐英

李綱

徐鏞

朱瑄

馬炳然

屈直

馬卿

連鏞

河道

吳桂芳

盛應期

朱裳

潘季馴

劉東星

採水

李憲卿

史仲成

捕盜

賈諒

高明

鹽法

邢宥

陳天祥

唐繼祿

張濂

王璣

刊行

目錄終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

都察院六

督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輅傳

糧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輅字惟衡河南鹿邑縣人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歷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陞左掌南京都察院事拜刑部尚書致仕大學士李賢薦起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是歲春復以疾乞致仕章方上不待報攜一吏兼程徑歸至家之日方食時趣具浴浴畢數問

日早暮或云午矣輒欠伸而絕時天順八年五月有
司訃聞賜祭葬皆如例輒性耿介門絕私謁其按察
浙江矯前政侈靡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
夕疏食布袍無間寒暑待故舊賓客食不兼味約束
同僚三日一市肉不得過一斤簡廉威重震撼郡邑
官吏畏之或有投牒引去者親喪聞訃翌日卽行僚
屬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
輒撫其腹曰此中皆贓物也識者少之其巡撫威望
損於按察時在刑部無所建明而頗招物議其掌南
臺御史有好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嘗嗾御史劾南
京祭酒吳節節亦發輒平生陰事衆頗不直輒
冰檠之操終始不易時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九疇亦河南人以清白自勵人語廉吏者必以軒
使耿都運並稱云

又傳

彭韶

公諱輓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登進士第天
性廉介嘗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
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
待舊衣之乾然後出擢監察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當
道薦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

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人多不堪故舊經過者留待一飯至厚者烹一雞人以爲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厲江陵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英廟復位召爲刑部尚書數月以疾乞致仕上復念公爲人不易得與學士李賢言之賢曰輒之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糧儲缺人總理遂再召爲左都御史委任之贊曰於惟廉士古之李及惟彼爲通覆謂我激我豈激有李一日廉憲中丞屢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季鳳墓志銘

楊一清

君姓周氏諱季鳳字公儀別號未軒己酉領鄉薦癸丑會試中高選尋試政都臺甲寅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累平冤獄人咸德之三載考最進階承德郎尚書命闕奏牘尋陞員外郎命平湖廣獄至則明慎審鞫斷獄五百而矜疑者三百有奇進士敖毓元有風節爲桂楊守民李怡侵盜糧價監司檄毓元捕治之怡父衡擁衆奪怡去旋獲衡毓元杖之斃于獄撫按憲臣劾毓元行勘君歎曰斷獄倒置一至此哉乃上疏

力辨其寃毓元乃得釋至夢神人獻秋水明鏡之詩
士夫聞而和者甚衆尋陞山西司郎中有染工語犯
僧僧殺之僧爲中貴人所庇君不聽竟寘僧重典將
軍王杲毆人至死法司論當抵罪久不決君得其情
遂白司寇奏生之諸凡伸枉者稱是乙丑充禮部同
考官得士爲多丙寅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昌兵備
有中官橫恣爲患君至卽斂戢相戒不敢犯時劉瑾
竊柄中官張辰賂之瑾矯詔遣往代鎮許受詞訟一
時羣從皆倚勢凌轢人民君諷以 國法且嚴爲禁
制境內帖然地故多淫祠君下令毀之改建諸葛等

廟及功臣名宦祠麗江知府木泰與土官刺馬琦世
讐未解君謂盍由上官處分柰何以兵亂宜卽退不
然且徵兵盡剪除乃止定惶恐立解黎溪賊阿杓誘
衆寇村寨隣省請會剿未克君陰遣官軍分布要路
賊就擒土官母師古與其族構難君招致諭以禍福
皆感泣罷爭越雋官舍欺隱田糧君查併省其增額
衆皆相勸來輸遂完逋負後以奉例裁革歸瑾復矯
詔令科道官覈實邊儲事頗涉君令往陪納彼中父
老聞君至咸出迎候比竣事泣送如初戊辰起雲南
提學副使至則動以身教且條學規作士範無非崇

雅黜浮之說故士名譽髦夷俗漸革土官高聰者世
崇番教因君至盡毀其家釋像併堂與器俱輸送官
所君大書崇正獎勸其家尋陞山西行太僕卿祛弊
興利多所建白馬政廢弛爲之一新未幾擢湖廣按
察司以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時中官在鎮凡
商稅皆其牙卒輩推之所在騷然君措其委官并榜
禁所屬民商獲甦復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巨盜
賀章聚衆流劫君協力平之捷聞賜白金文綺會諸
郡大水民饑君白撫按請于朝有覈內帑存兌軍罷
清戎停刷卷數事甚善時賑濟大臣未至君先出庫

藏亟貸賑衆難之君曰吾能活百萬生靈卽獲罪
悔竟發之人謂有汲長孺之風中官劉銳以迎佛過
其境僚佐托公出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
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銳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
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卽解舟去
凡上游諸道胥賴焉嗣是中官李文等各以事至有
所干請必委曲謝絕頃之有採薪取鱒鯉漁種之命
君不得已乃以庫銀委官收集民得不罹害又調度
軍食討平賊苗轉輸大木民安事妥累受殊賚辛巳
今上自興邸入嗣大統君扈從至汴疏六事進一

曰法祖宗二曰勤聖學三曰親君子四曰遠小人五曰薄稅斂六曰汰冗員舉切時政尋奉 聖母北上凡舟車夫役處置周詳民甚便之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 上嘉其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益感激凡有興革便宜卽具疏以聞多見采納時文案填委裁決無遺凡巡歷必問民間疾苦止科罰裁冗費平徭役戒爭訟慎封守官民皆惴惴不敢違法其策機用武尤極神速巨賊王堂趙延壽等流劫地方驍勁無敵衆相愕眙計罔所出君曰是惡能爲乃檄指揮等官授以方略諸賊伏誅餘黨盡絕時驛傳未清又採羣議酌時宜以預徵解時斂散以均站錢禁攬造以繕器具增馬價以均差使因繁簡以定支應數事皆鑿鑿可行遠近稱便滹沱等河決率屬沉玉帛以祭尋復故道至今賴之未幾擢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會湖南事被誣解任君家居惟杜門習靜不問外事然屢騰薦剡輿論翕然至是吏部疏其名可徵用擢君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蘇松諸府地方君上疏辭不允方治行遽病不起時戊子四月十五日也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年六十有五君

性孝友早失怙恃事其兄公瑞如父治家嚴整童僕無敢慢族人孤貧割田分粟給之終身德性和粹然其中耿耿有介不爲物撓其敷政臨民雖微瑣曲折莫不經意務求至當人爲建祠立石以識不忘所著有未軒漫稿正學編等書十餘種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瑀傳

督儲

實錄

劉瑀字汝器直隸蠡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擢知蘇州府陞山西右叅政以事累降知四川保寧府未幾仍陞舊職歷陞山西左布政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弘治六年乞致仕給驛歸以十六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瑀軀幹豐偉性剛毅與物寡合爲山西叅政會澤潞沁汾歲饑盜起瑀招徠賑貸民頗賴之初守蘇時亦稱簡靜然始廉而終貪有巡按御史張淮者行部所至知府而下送迎悉行跪禮瑀獨不爲屈後瑀私鈔關緡錢爲淮所廉

得遂屈膝故蘇之誣有云白面虎遇張獵戶以瑀面
白而性猛故云

副都御史陳公瑗傳

李濂

李濂

陳公瑗字大玉別號朴菴其先陳州人後徙太康元
季兵亂再徙汴遂爲祥符人大父景文隱德不仕父
敏中永樂丁酉河南鄉試仕山東濱州儒學訓導並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濱州公以漢藩註
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而奇穎年十二縱筆爲
舉子業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領鄉薦成化壬
辰登進士丙申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丁濱州公憂免
喪復除本司丁未擢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
東司郎中庚戌實授公在戶部最久以清慎著聞時

廷議鹽法久壞請遴選部屬有才望者清理之部尚書舉公往治其事公搜剔弊端權貴人侵奪鹺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敗禾稼公奉詔賑救饑民獲免死徙事竣陳言十事其間言權貴人役民之害尤切時弊由是聲名益譟辛亥擢江西左叅政在任五載悉心政務適建親藩公規畫適宜省財力鉅萬丙辰擢福建右布政使事有利病當興革者公必與同官商確次第舉行不肯專主管怪文移亂真者猝不能辨一日廉得僞印十餘顆皆老軍吏爲之公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字形堙塞六十餘年公建議浚之伐石甃堤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至今民以爲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父老遮道迂公喜曰是故陳叅政耶公下車卽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者公爲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累歲盜賊不息實因民困征輸所致公爲均其賦稅民賴以甦戊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部運或不時至公移文促之俾如期集自京衛烏龍潭至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舊制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葺顧工役苟且隨復損壞公至親爲料理視

如家事又重建若干楹皆堅固可久實有裨國計
云庚申卒於金陵官舍得年五十有九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圻神道碑

督儲

王 鏊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
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
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
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
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
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
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
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叅政汀漳盜起公輿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

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年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把總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寃窮竟泉倅干茂之賊而雪副使張壘之汚鱗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汙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稱道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中行狀

督儲

羅洪先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天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
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
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
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
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
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
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
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也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

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間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沚沂沚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其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謚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遯濂洛能躬理道

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
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
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
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
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
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
於此不可以語道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
之學戊午遊澧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
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
司馬李公士修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爲州學增
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
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峰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
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
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
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
故不假辭色卽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
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
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
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
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

宦官居中用事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
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
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
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 陛下之心惑
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 武宗
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藁坐待罪從容以當道捋解得
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縉紳爭爲詩贈之乙
亥奉坦翁之通衢閣小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
學官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
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
公問計先生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
已平居不屑自序語莫得聞濠旣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卽位有詔序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
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
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
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
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
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
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

參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
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
璽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
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
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
講說敷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
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
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
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
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

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訃至卽日
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却之乙未起復陞廣
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
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
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
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捄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
趨出戴旣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
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卽
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
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

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
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
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
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
爲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先筆也而時
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爲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
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
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
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
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

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
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
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
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
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
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
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
無廩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 天子敬學庶其興
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

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鑕加三水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日燕入青先生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訛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檣既而市民所給而官稽

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倉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態度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

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
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賤曾不
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
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郤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
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
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人不足
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
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終
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埽豚苴不蔽
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

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
聞玉齋先生之言卽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
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
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叅雜其中惟其不知不
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艾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
信闢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
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戶
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
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

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略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卽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延安鍾山楊公宗器墓表

督儲

王崇古

鍾山公先世居浙湖之歸安五世祖以靖難功 文皇帝朝授延安衛指揮使歷公高祖愷曾祖信咸世其官以軍功累陞都指揮使祖聰邁跡文學膺選士任福山縣丞父時遇以公貴累贈僉都御史母陳氏贈恭人生公協異兆祖翁奇之長命卽學穎慧有大志早歲文譽日起嘉靖庚子舉于鄉辛丑偕予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輔臣累考上列散館授工科給事中居諫垣先後六載多所建白 世皇嘉悅數

錫恩賚勅封父母如其官尋以親老暫告省侍適郡
帥與守闕稱兵城市延人士大恐公力疾出里門責
諭諸武人以法理衆免冠謝罪遂解去鄉人賴之咸
推公能當大事擢山東藩司左叅政救荒理劇聲實
並懋臺臣累薦其材賢遷山東按察使以憂歸公初
未第早失母哀毀幾絕竭力治喪務必誠信既貴遊
奉嚴君生養死葬榮哀咸至公有二叔胥乏嗣公事
之如父卒葬以禮友二兄篤天顯始終敬禮不衰鄉
人士稱孝弟焉既滿喪出補山東仍故職貞憲肅度
風紀丕振乃擢山西右布政時三晉歲罹兵荒撫臣

累獲罪

朝難其選歲辛酉廷臣以公夙負壯猷宜

撫巨鎮推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鴈門

諸關兵務公性厭時習恥通權貴力圖安攘大計撫

綏兵民汰穢清輸節用儲餉嚴城勵兵關務以飭虜

稍寧者三載歲復大稔三晉頌德適當報政上嘉

丕績授右副都御史尋命督儲南都將發適虜犯

老營守將不戒論者並及公奉旨候勘覈御史上狀

按公無預銓司擬請召用公適膺詔自効力求去

上不俞時予奉命督兵陝邊會諸臺累薦公才猷當

及時錄用俾究厥施章數上擬補至再公以積勞膺

疾閉門却掃雅不欲復出矣歲庚午予移鎮宣大疏
薦公賢移書勸駕公贈言爲別囑以後事予諱之越
數月公偶以痰疾暴卒訃聞予爲位哭之仰天興嘆
始信公于出處修短之際若前知云嗚呼死生亦大
矣非達天人安義命遊神形外曷克自信無累耶狀
稱公忠藎在給諫仁愛在邊陲政績在藩臬清譽在
縉紳德望在鄉邦一世之偉人也信哉斯言是宜表
勒以識不朽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魯源先生于

拱墓志銘

督儲

郭子章

萬曆丙戌予以潮陽守稍遷蜀督學過里門謁魯源
曾公於白下公曰蜀故不佞舊遊士樸茂趨之卽入
繩與江南士异惟是橫序疎闊道里姚長學使者每
苦日力不給君往矣母留滯邑屋以自憊予唯唯入
蜀校士果如公旨明年公嗣君切予書唁公公答予
卷卷以造士爲諭戊子冬予稍聞邑東城快閣灾快
閣者宋邑令沈公遵建也崔嵬雄桀爲邑鉅鎮不戒
而火予度邑名賢當有應之者十月二十二日公物

于寢赴至予泫然曰營星殞而武侯殂武擔折而文公亡公居距閣其近也咫斯豈偶然乎己丑夏予由蜀遷浙歸省欽弔公靈公弟于賢孫紹衡紹衢持友人王篤菴狀來乞銘按狀公諱于拱字思極號魯源其先魯人也漢末徙豫章宋徙秦和文溪明正統間由韋家巷徙月岡則公高祖封文林公仕敏也曾祖瑛工吟咏所著有拙夫集祖鹽課副使欽父封工部郎中才達母封宜人易氏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生公公生有奇日角聳拔雙眸炯炯如電甫二歲憶記壁間詩字一過不忘五歲讀經傳暢曉大義八歲習

舉子業援筆中程九歲補弟子員辛卯應試丁酉舉鄉試時方十有七歲也辛丑成進士癸卯授工部營繕主事乙巳封工部公如公官妣安人未幾晉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尋改營繕壬子晉封主事公郎中妣宜人未幾晉四川按察司副使甲寅奔易宜人喪歸服闋補天津兵備丁巳晉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以病疏歸薦補南太僕尋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未幾以言官論閑住隆慶初奉建儲恩詔復職致仕公望重縉紳屢詔起用無何丁工部公

憂復丁繼母羅宜人憂卒不果起至是以疾卒距其
生年六十有八歲公天資踔絕自髫時人比之項橐
子奇而公持重屹如鉅人服官三十餘年位望炳彪
痛自損抑埋名砥節不緇其故素方工部公開馬帳
於里舍也毅然以師道自任四遠來學者屢滿戶外
公與中丞張公雨廷評王公渤俱有聞而公年少甚
出試郡邑令若守奇之呼爲小友督學使少師徐文
貞公試高等梓其文以式士時公業已委禽今郭淑
人同郡貴豪強欲妻以女公拂然拒之初拜營繕董
太廟工與中貴有郤會工部公就養至長安曰蝻蛾
蝻蠹皆能害人惟毋激之守正而曲防耳公再拜受
教訖工無害在水曹九年纂修其身無謗於國尚書
甘公特疏以薦已將擢外尚書胡公特疏留之事寢
未覆其爲一時推高如此川東隣酉陽石碛黥中諸
夷甚爲邊氓苦公籌畫拊循氓夷兩救天津燕薊重
地兵日弛賓客麇至供億樊劇公創爲規曰飭兵戎
以壯威嚴守備以防患抑冒破以清郵節迎送以甦
艱著爲令丙齊魯間勾補間左株蔓莫可窮詰公白
御史檄所屬詳覈之有子應補者鍥其名以俟不考
注絕民得免勾扳之苦其藩閩也當倭訏諸道兵雲

以驗
米爲
侵官
則巡
倉何
焉

集餉稍弗給輒脫巾以譁公蒿目焦思百計取盈假
剝俸括羨緩士各宿飽倭平公瘁以疾乞休不允再
疏 上始俞其請時公年方四十故歸而自署曰致
仕於強仕之年敢云高尚其事革非於知非之日惟
求無忝所生蓋實錄云督儲留京逐姦猾恤官攢而
以巡倉御史驗米爲侵職請於 上裁之由此遂中
飛語公既罷猶條四事一曰酌處耗米二曰裁省文
法三曰委任憲司四曰預計缺欠其略曰古人猷畝
不忘廊廟臣食祿年久以身廢棄知而不言非忠也
嗚呼可謂不貳心矣公復官勤恪尤加意文教在蜀

魯兩攝督學事所賞識後皆爲聞人辛酉魯試錄文
多出公手甄拔元魁如今大宗伯于公其一也家居
事工部公朝夕率子弟娛膝下若童孺然仲弟梗卒
子女在襁公恐詒工部憂悉力爲畢昏娶倡族人建
宗祠約里甲毋逋負皆所以成父志以厚宗戚者工
部坳公痛甚幾毀事繼母羅無異事易宜人眎諸弟
若姪無異其子豈非天性然哉居嘗謂平賦均繇莫
善四差弭盜安氓莫善保甲而移風易俗又無踰鄉
約力贊當道行之嘗致書鄉人曰吾鄉都十八地
五十里先世皆耕讀尚勤儉崇禮義間有游惰侈靡

者眾共擯斥至於寇賊奸宄似未嘗有此父兄子弟所聞知也弘治後俗稍異古正嘉間吾宗太尹少叅二公後先倡議羅文莊公主之會於南臺表曰鄉善此又父兄子弟所見知也其後老成凋謝至辛酉流寇之害極矣藉口死傷之餘弗暇禮義以致風俗日壞爭訟繁興寇盜迭發此又父兄子弟所痛憤也僕自歸田目擊心惻幸當道頒鄉約于九邑惟服膺明訓彼此勸率鄉父者留意焉吾鄉鄉約不行三十餘禩絕而復續者皆公力也公嘗受學歐陽文莊公公一見喜曰吾益友也他日以學術爲事功必有補益

又曰思極爲學不鹵莽有問皆從實心踐履體貼發出非苟爲飾說者故公之學宗旨良知而以實踐爲工夫嘗自言曰講學者必事事合義而後爲不欺卽如子夏小節出入語猶爲滲漏又曰某顛毛種種擯居田野不敢失陋巷之初心持簞瓢之晚節焉耳公之學大氏如是自致政後主盟萃和陶心研慮隆萬二改元臺省撫按連疏推轂當高新鄭秉政時公同榜最契者自長安詒書趨公少通一赫號東山之命阪上走丸耳公不答名繇是益重上意方側席公

丙子銓部以晉中巡撫陪丁丑以閩中巡撫陪顧公

連讀禮六年遂使餘皇之橈蹇產溝瀆垂天之翊柴池槍榆其不幸豈獨在公哉公爲文宗曾南豐而雄勁爽覈自成一家言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澗林公廷玉墓表

督儲

呂 柟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侯官縣人父介菴先生仕爲韓府紀善公幼隨任因籍平涼成化癸卯遂解陝西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

初元公卽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文華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內關妖僧方士多底收戮他日劾太監黃贊之弟黃綠京職事雖報寢聞者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保治旣晉都諫滋著讜諤其論興濟宮建真武廟及

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遂因程事降判海州爾乃畫法祛弊鹽場強徒一鼓盡擒至訊董老菴殺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觀躬化革鬼俗以禁屠牛建泚江吸院亭以崇正學茶陵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逋賦就完尋陞廣東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敦德行正風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闢邪讒剖疑獄結滯案罔有不嘉至於廉周應舉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阜繼母曹氏殺前子之偽惡尤能讐服廣人之心已陞山西叅政丁繼母高氏憂服闋陞右通政提督

騰黃是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尋提督紫荆等關凡勢宦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巡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備倒馬關太監李貴及翟都指揮張大僕丞之惡於是畿輔肅清商旅夜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仕去嘉靖改元 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遂起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闕不復出矣乃壬辰四月二十四日疾終正寢年七十有九初介菴先生為信宜司訓公母徐孺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

封時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故及出使廣東葬都
憲魯公輶趨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得母葬所爲
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聞之至錄其文爲詩
以傳比介菴卒奔喪平涼念祖塋在閩復南展省墓
碑泣別歲甲子入覲途病還涼就醫聞 孝廟陟方
哭臨于韓府墀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痕提學廣東時
焚黃酌祭于信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涼
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可搖動體魄而止乃留仲弟
廷翊于涼以守丘墓繼母陳氏歸閩焉戊寅之夏福
州衛卒缺餉羣咻爲亂閉城門擁利兵內外岌岌公
方巾深衣造壘示以朝廷恩威賊輒解散八月再
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渠魁福州用寧公自退
休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蓋自始葬魯都憲公
及襄楚憲王妃時凡諸贈遺一無所取人已占其後
矣陽明王公謂其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儀制
郎中林君炫謂公剛大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
之學自得于簡冊之外濟變之材又一時莫之與京
也其殆庶幾乎公會大父諱外生大父諱觀號淳裕
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諱芝贈給事中母徐贈
孺人繼母高陳皆封孺人公配張氏封孺人生子一

虞德金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彥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女某辛巳葬於某山原是
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

巡撫都御史李公昂傳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知青
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賊吏
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繇役募
民辟田而緩其課人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
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
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
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
論昂嘆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 上下部
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詔甚
妙論
者生
愧矣

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嫠無告者闢廬棲
之時給服食問甲藥構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
殫心學校引進諸生躬加勸誘人才輩出教民五典
飾申明旌善亭俾知懲勸孝節著白者奏旌其門俗
用丕變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
千餘戶父老嘆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也走數千里
求列其事于石尋叅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
史巡撫江右繼督漕運昂嘗董軍餉興水利申法禁
抑豪右所至偪功而江右之功爲最洞寇陽九隆等
倡亂勢張甚遠近大聳昂節制五省兵執訊夷險立
巡司二總理叅將一方域以寧其在漕運條陳十事
多關大體昂德政始于一郡終及六省兩淮而救荒
之政青民迄今頌之比諸鄭公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蕙神道碑銘

漕運

吳寬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勅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
廬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
明年至家疾作遂不可起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命官祭葬皆如制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
家當塗祖順爲刑部主事以事出爲南雄府經歷得
孫于公解卽公公生再菴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
號佳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
會試列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明年會給事中缺吏

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米公蒞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陳給賞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叅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檢人徧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饑饉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未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剿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爲

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
爲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運
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
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
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
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
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
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
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爲榮遇蓋又二年不意
卒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靜齋陳公鳳梧

傳督儲

韓邦奇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
占數著名家於泰和始祥可祥可生道源道源生良
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會祖也祖震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黃氏贈淑人父
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淑人公幼而靈異生
五歲東菴公命就社師所師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
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弘治乙卯二十一鄉試

式丙辰登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獎忠直謂太監何文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斥絕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副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命

員外
勘御
史

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鄧擬公往勘 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囚當死特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給錄法 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推行聖制爲十八條目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維公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

不得與試
事見
綱

人可受不明卽士子屈負恨矣口四生更迭在門諸
生來叅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以某事見
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
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
公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
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
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爭
乃具疏兼程上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
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廩翁巡按送民生十
數入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

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傍席公謁韋府門中局公
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
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南贛提督
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郴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徼
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
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
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宋玉號令
條候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
扞家哭又幾絕葬虞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
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吾導靈

遵制
不
天城

入非易篋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山西按察使
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鹽法王公薦名
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
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公訃哀痛如飢一如
韋安人之沒戊寅服闋已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
闈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
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公繼中兩人曰谷
素尊大當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 被窘辱不
徇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 司聞之大
懼議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

話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
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
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
二曰崇聖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
六曰舉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
而法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
歸故胥吏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云陞山
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之左
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
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羣亦不可

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
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甚猖獗公相機
剿撫捷聞降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朝廷上章
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妣
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廕孫圻入監讀書初公以山
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
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
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
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
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因事奏令每馬徵

定祭服陪祀廟

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云改南京都察院攝院
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日常服至文
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
名以爲常改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
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
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
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腴田多爲宣城五縣富
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
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
故致變報至人心惶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

至公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卽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卿敷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詔革之後守備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公差輒檄取夫隸與馬硃墨紙筆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

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候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爲社倉儲常平或爲社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旣抵家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

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
日卒卒之辰尚洮頰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二壇官爲營葬事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
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
爲師範不屑屑詞藝整庵羅公欽順曰公手不停披
集解六經多至自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
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
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
向又非幸歟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
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闕臺垣
罔不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禮不
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
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與之較是非
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
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爲民而貴
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
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而行也士民輒號哭擁
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魏公有本墓志

銘 漕運

袁 燁

嘉靖初 皇上嗣統更化嚮任老成開獎言路公卿
臺諫皆得奉職竭慮事有不可引議論諍必得請乃
已士當其時莫不踴躍思効蓋千載一時也若都察
院右都御史淺齋魏公其一人焉公之爲御史也首
劾武定侯郭勛貪縱奪其兵柄都督馬永負大將才
可代勛忤旨調外於是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
且薦永有雄略御史言是而給事中解君一貫御史
許君鳳翔等交疏尚書奏是有詔還御史官嗚呼

上之德至矣嘉靖壬子正月十五日公年七十卒於
餘姚之里第其子乾亨以訃聞詔贈工部尚書賜祭
葬如令公諱有本字伯深屢歷艱蹟刻勵于學正德
己卯舉于鄉明年會試奏名辛巳上策士賜同進
士出身視政禮部會修武廟實錄充南畿采纂使
還癸未除行人司行人丙戌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庚
寅坐撫按薦劾垂刺聽覈歸里三年而覈者直公復
起任職甲午創啓祥宮等工上書蒐古典尊立九廟
皆畀公董其役工成擢大理寺丞晉少卿無何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卯改督糧儲南京遂遷南大
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庚戌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撫鳳
陽諸郡公爲人簡重靜默而注心當世之務爲御史
規按長蘆鹽法上便宜八事蘇松大雨傷稼親臨處
規畫郡以無患公疏蠲田租之半大工興中貴人蠹
其間爲常公指陳奸利不少避屢被金綺之賜加俸
者再河南當大役大侵之後民蕭然匱矣公一意安
輯請蠲租稅者五請發內帑助賑者三當是時宗祿
日增而歲計不足取盈公疏宜復舊制得減什之四
且從折徵以蘇兆民故事宗藩假修先塋役公費動
千萬又申明律令擅奏修塋者罪坐輔導官乃止時

宗藩有奏改州爲府且割許汝登三州縣益之者公
言藩王等威不視府州爲褒損因條割地不可者五
而宗人故驕縱間率百人譁會力索祿餼者皆論廢
爲庶人諸不可奪類此辛丑虜犯太原徑澤潞逼忻
代河南北震恐明年復有上谷太原之警而武備衰
弛饟饋詘乏陳備邊十二事又上豫防虜患諸疏其
言求將固圍之說甚備且策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
遼州入則守在十八盤稍南自潞秦嶺口惟扼吭據
要使虜騎不得闖自坐困去矣於是吏部會奏都御
史連歲備虜盡心事皆得旨允行汴以安堵民甚德
之去之日有爲肖像立生祠者其總糧儲議漕東改
折兌人蒙其利在兩都大理最久獄經廷讞輒稱平
立朝三十餘年自筮仕至尊官皆任執法風紀凡所
舉刺務存大體不爲深文小苛以取時譽且天性醇
篤與物無忤施德于人不責報尤善容人過自大理
至刑部公寔倦於馳騫章凡三上求去皆荷溫旨勉
留旣轉漕臺而求去益力 上特允之遂公嘉樂退
休之心以壽考終云所著有淺齋集奏議大理駁稿
藏於家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儒墓志銘

潘道

萬士和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父
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
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義賜
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闕復宗曰
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
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
弟子員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子長曰廣業
廕次日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田氏是爲公

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唐氏田氏
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
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媵其居官節儉
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力不以人所明
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宦游河南閉戶
讀書至忘寢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
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
東左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轉
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
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
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
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
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罔敢忽
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
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時有京師大
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公監執
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草以屬
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
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者州縣之
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懲奢侈慎刑獄約

東旣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適被水患民幾魚
鼈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槥死男女老稚焚香籲
天曰公活我旣而民以稅告公疏其事于 朝請以
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則又焚香
籲天曰公活我武城民乃立祠肖像以祀之公在戶
部爲屬官在東昌爲有司屬官有司壓於卿長撫按
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其氣剛守
正是以能然公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費罪贖
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科索
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勢要然聲
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
東海洋要害豪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公首按
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揚淮寘之法軍民惕然
震懼鞬靴桃渚等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
奸公破浪渡海操閱軍容因按治其尤不法者諸衛
所憚公威名各思自戢久之吏部重公文行政提督
學校公遂以崇經術闢異說變文體禁浮靡爲已任
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首革書院之
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某公某公
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公駁曰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也其事遂寢公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等浙省至今稱公爲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太學士翟公巡邊以公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歡庚子秋虜入原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數多欽賞銀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憲司立辨之得釋者過半郟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罪狂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用刑

按察
司與
御史
互糾
察祖
法也

迹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所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雪民寃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點汗更不可浣故司錢穀出入矚然不滓其爲山東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公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上怒逮獄併逮

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公曰吾幸不諉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覺凝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廷之講學不赴門

從外仕中
國者
給產
蠲糧

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宜興者古陽羨也初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一則資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已酉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赴任出入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為苟簡故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權國子監

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勤懇懇不
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詘東南額以
益之而南計亦詘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隱憂
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三省
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公憂慮初
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公非
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
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區處時
公在刑部廷推兼僉都以行公至邊宣布上意散軍
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邊務蕭然凡六閱月

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以
酬其勞乙卯夏奉勅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僦運如期
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寇揚
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尾相接又運司設
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公奏築城下
令所屬邑鎮如臯秦興海門瓜洲一時併築城南完
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免賊
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公索筆書曰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授以疏
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寇揚州公聞報力

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命徙運司積稅入
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公
所謂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
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旣退公病益甚累疏乞
休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
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
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
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
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羨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
羨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
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
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
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棠谿王公誥墓表

漕運

林庭機

公諱誥字公遇別號棠谿世居趙之臨城國初始
占籍西平曾祖安隱德弗仕祖聰瀋陽衛經歷父志
德臨江府教授俱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母李
氏贈淑人公體貌魁梧丰神俊整性簡重寡言初從
教授公遊安東金鄉二邑聞見益博甫冠領正德己
卯鄉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行人奉命伊府祭葬力
却餽贖尋擢司副歷戶部員外郎郎中監收糧斛出
納惟謹管內十庫多所釐革中貴不敢干以私嘗請

汰京師養濟冒濫歲省米八萬餘石大司徒李公雅重之未幾乞歸省教授公卒居喪踰禮甲午服闋之京會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人心洶洶太宰許公雅知其才遂擢是郡公受檄即引車視篆計擒首惡某等數十人悉抵之法餘無所問重鎮以安事聞上錄其功廕子胤魯汝寧守禦所百戶世襲丁酉遭內艱郡民遮泣于道如失怙恃公慰遣之既而

者八年丙午以臺史吳君薦起補東昌郡明年

東按察副使整飭密雲兵備庚戌晉參陝藩在

僉都御史奉勅撫治甘肅是鎮為古張掖酒泉郡控

引蕃夷艱於統馭公至增修堡寨預集兵糧防禦經

畫悉中機宜先後斬虜首百三十餘級 上賜金幣

者再進秩副都御史乙卯遷南京戶侍督儲居頃之

遷右都總督漕運鎮撫淮南時倭夷猖獗自通泰直

犯淮泗諸路所過塗毒哭聲震野屬公初至嚴兵固

守遂疏請旗牌督率將士誓翦此朝食會都指揮劉

顯至分兵夾擊倭奴氣奪大破之捷奏蒙賜白金文

綺既而議處兵餉休班客兵寬貸租稅停免馬匹數

事皆長慮却顧先事為備人服其見柰何天不憖遺

淮海方倚公為重而公已不起矣訃聞 上傷悼諭

祭葬如例距生弘治戊午春秋六十八公天性孝友個
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
迄今人想慕其風采使天假之以年則功業所就未
可量也所著有河西稿淮南奏議西平縣志東隅集
率爲士林傳頌

巡撫淮揚右副都御史陳濂傳

漕運

陳濂字德清浙江鄞縣人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
主事陞員外郎轉廣東按察僉事專督屯糧進副使
巡視海道尋陞廣東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其地召還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奏留
守穆盛害人事坐盛于法淮人快之丁內艱起復巡
撫河南未幾改巡撫北直隸適總督漕運缺吏部謂
濂嘗董其事復以命之成化十年六月卒賜葬祭錄
其子蘖爲國子生濂貌端莊美髭髯心地坦夷不爲
嶄絕之行在廣東最久恂恂信實政平事安上下安

祭葬如例距生弘治戊午春秋六十八公天性孝友個
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
迄今人想慕其風采使天假之以年則功業所就未
可量也所著有河西稿淮南奏議西平縣志東隅集
率爲士林傳頌

巡撫淮揚右副都御史陳濂傳

漕運

陳濂字德清浙江鄞縣人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
主事陞員外郎轉廣東按察僉事專督屯糧進副使
巡視海道尋陞廣東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其地召還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奏留
守穆盛害人事坐盛于法淮人快之丁內艱起復巡
撫河南未幾改巡撫北直隸適總督漕運缺吏部謂
濂嘗董其事復以命之成化十年六月卒賜葬祭錄
其子蘖爲國子生濂貌端莊美髭髯心地坦夷不爲
嶄絕之行在廣東最久恂恂信實政平事安上下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傳

清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字吉亨邵武人幼從外氏曹姓既貴乃復姓陳永樂癸卯領鄉舉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丁巳以薦爲監察御史擢四川按察使鎮守都御史寇深誣以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始白巳已北虜內侵命協守紫荆關巡視沿邊諸堡景泰改元轉大理寺右少卿守白羊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甲戌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丙子巡撫江南蘇松嘉湖諸郡英廟復辟被譖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連丁內外艱復起爲左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北淮揚諸郡
兼督漕運 上初卽位乞致仕許之成化六年六月
卒訃聞賜祭葬泰操守清白有才力敢爲御史時以
搏擊得名所至風稜甚峻貪墨多自引去威名至今
著於吳蜀云

右副都御史張公瓚傳略

漕運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工部郎中通
敏有才出知太原府以父憂去起復守寧波值市舶
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
轉浙江布政陞左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
時松茂疊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爲
騷動成化中諸夷挾吐蕃以叛詔起瓚視師瓚兵萬
人分哨先襲白草壩剪其羽翼遂渡北羊峪而岷山
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北
爲洮河南爲江漢之源卽古維州舊地瓚悉討平之

播州土官奏天壩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
皆允之以功晉戶部右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于官賜祭葬所著
有土苴稿東征錄

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

漕運

周洪謨

成化甲辰秋八月十有八日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徐公卒於臨清得年五十有九訃聞 朝廷
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公諱英字士傑其先人元
季避兵自楚遷蜀附籍中江祖諱子仁父諱凱爲陰
陽訓術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妣雷氏贈恭人公生
秀爽不羣領景泰癸酉鄉薦登丁丑進士第拜吏科
給事中適 聖天子龍飛之初銳意政理公簪筆立
朝直言正色凡百官章奏違式無不駁正舉措垂方
無不糾劾江西張真人有不法事命公往鞠公摘其

凶惡十罪以聞竟置之法癸巳遷右給事中使瀋陽
王府王厚贈懇辭所至羣邑餽遺秋毫不受丁未陞
都給事中歲餘薦爲順天府丞歲饑掌國計者欲請
發內帑銀四萬兩賑之公曰所屬某州積粟若干某
縣積粟若干可足今用及來春賑貸脫至期不足發
內帑未晚果足而麥秋亦至先是四方富室徙實京
師者其戶丁竊閑避役公籍而役之無敢匿者及府
尹員缺吏部以公及南京應天府丞談公論薦於
上乃命公爲河南右布政使談公爲府尹少選談公
卽丁艱公甫去諸州縣父老交章乞公仍回爲尹者

至於再三

上不許

州初建王府所費鉅萬公量

其出入省十之五遷左布政使民言嵩山產鑛朝

廷命中貴往視之公力諍以爲有害無益遂寢頃之
命督漕兼巡撫鳳陽淮安等府公索民隱祛漕弊殆
盡淮有鹽禁奸人造私引私印以規利者有年矣公
密捕之正其罪仍械送首惡於京師公爲人雖所秉
躬躬而於蒞政則裁之果雖所蘊于于而遇災患則
憂之至利無不興弊無不去以是士大夫高其行而
齊民懷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綱神道碑

漕運

劉珩

公諱綱字廷張上世山西靈石人元季兵亂曾大父徙居山東濟南之長清因家焉考諱宗領宣德丙午鄉薦授山西朔州判官以公貴封監察御史妣房氏孺人公幼自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爲文不竊陳腐視世之侈靡者若將免已嘗侍州判君來京家僮驅車行狹道中公失脚墜轍下車從身橫過衆以爲必無全理已而不傷若有神護持之者識者曰大難無危後當遠到此其兆也旣

歸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無所避其巡南直隸浙江等處所至舉廉能黜奸貪風聲大振淮人有宦族女婦私通武弁子弟逾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望嚴重訊問未畢子弟自誣服後公按其事疑之詰其實蓋前此嘗分艾炙指爲盟索癡視之宛然相對遂得減律不死在浙江時去賊吏四百餘人至有望風鮮綬者至今士大夫猶能道其事目爲鐵御史嘗奉勅於陝西延綏編集土兵夷人性悍激之則變公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回京陞太僕寺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幕職素嗜榮進累托中使能吹噓禍福者迫公薦爲本寺丞公毅然拒之終不從出視馬政于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于民自府寮以下不檢者笞之循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公從容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丞李某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裴回若有退謝之狀噫兒童走卒知其名古以爲難今雖盜賊不但知其名亦有愧其心也未幾聞母喪守制于家 上遣官諭

祭州判君相繼物故前後居六載喪事一依古禮足跡未嘗出門卽吉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素諳憲事凡疏奏閱者稱不容口會總督漕運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吏部會官上其名制可陞公左僉都御史賜勅俾行公至淮未及二載運事畢舉人用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逮南北往過使者皆稱曰賢夫何壽不少延一疾不起實成化己亥六月三日也平江侯陳公卽淮安公館具棺斂如禮啓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而已他無一物陳公曰真君子人也爲上章乞葬祭

許之距生洪熙乙巳得壽五十有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傳

漕運

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字用和湖廣興國州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陞監察御史巡通州倉念漕卒困於楛尅酌定收納常則奏行之遂爲著令時濬大通河上疏論其不便已而果然巡按福建會鄉試有恃勢以私干場屋者不容入試代還以災異陳四事又以星變請免慶成宴調陝西鎮原縣知縣值歲饑請于上官移民就食全活甚衆禱旱罪請罰俄以修倉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贖貧乏代流亡償宿逋多復業者尋調臨潼鎮原民千百泣送

之弘治元年陞淮安府知府亦有善政轉廣西右叅
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鑄在淮安時周知綱運之弊於是以法繩
下劾不職察邪慝軍民稍息弘治十二年八月以積
勞內損暴卒鑄爲人孝友居官勤勵所至有聲卒時
年五十六賜祭葬如例

副都御史朱公瑄傳

漕運

張邦奇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縣人舉成化五年進士授工
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督漕運踰再朞以疾致仕公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
觀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由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
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勵節介凜不可犯位
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歛蔬食或不給晏如
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浙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
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
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

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宮室苑囿所餘唯
 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
 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
 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
 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
 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
 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
 為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迪哲者耶然
 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
 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

明是輪
 延猶
 不肯
 信何

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為
 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副都御史馬公炳然傳

督儲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爲人作狀牒者炳然訊其人名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公畏法何至爲人造訟乎對曰窮無以養寫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爲政明察而不煩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爲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之交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

明年又饑 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支
放散而寔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荒爲政者
之罪也卽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懾也後擢副都御史
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
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右都御史
諡毅愍

